

《白日之下》导演简君晋：新闻是历史的初稿，电影呢？ | 专访

这是来得太迟的作品，好像已跟不上今天香港的政治现实，反似是追忆著一个已不存在、仍然捍卫著新闻自由的香港時空



《白日之下》导演简君晋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特约撰稿人 红眼 发自香港

刊登于 2023-11-15

[#白日之下](#) [#香港电影](#) [#金马奖](#)

📄

分享全文

➞

🔖

💬0

“不要为自己做了对的事情而内疚”

树倒猢猻散，明星褪色，立场不再，说今日香港传媒已到日暮途穷也不为过，然而，简君晋却在这一年带来他默默筹备多时的《白日之下》。

屈指数来，港产片已多年没拍过以记者为主题的作品，《白日之下》改编自几年前的真人真事，描述即将被解散的侦查组如何奋战到底，披露残疾院舍虐待老人和性侵女童等恶行，被形容是一部香港版的《焦点追击》（Spotlight, 2015；陆译《聚焦》；台译《惊爆焦点》）。无论本地还是海外的映后分享活动，不只观众激动落泪，连出席的演员都泣不成声。

故事里，借记者问了一句“十年后香港还有没有记者”，到电影正式上映的今日，更是不胜唏嘘，道尽了同代传媒人的凄酸。世道变得太快，《白日之下》可能已是一面夕拾朝花的镜，但以电影言志，见微知著，也刺探著今日那些逐渐淡忘了怒火的人，面对不公义的事情，是否仍有感觉？是否仍然会痛？

等开戏都等了五年

“电影到底有没有为世界带来改变呢？可能有，有少少吧，但起码我们可以再不断提出问题。”

常言失败乃成功之母，但《白日之下》曾几度胎死腹中，投了几次胎都不成功。阿简说得感慨：“连很多已经很有经验的导演，开戏都困难。在今日香港，要开戏就困难。”他承认，撇除题材冷门不够商业主流，自己是新导演，不是那么容易找到资金，“好似开到，但又开不到，那几年一直都是这样，都真是多谢监制。”

屡屡碰壁，辗转之下有人提议他找尔冬升。退居幕后多年的尔冬升，早于 80 年代初次执导的代表作就叫《癫佬正传》，同样改编自真人真事，探讨精神病患者，关心弱勢社群。尔冬升为《白日之下》背书，找到古天乐投资开戏，都是后话。

“起初跟他（尔冬升）不是太熟，觉得他为人严肃，是有点害怕。”阿简笑著说。谈到叩门找尔冬升做《白日之下》的监制，担任幕后军师，阿简解释：“他自己三十年前都做过《癫佬正传》这个题材，但电影到底有没有为世界带来改变呢？可能有，有少少吧，但起码我们可以再不断提出问题。”

“如是者，这部戏一等就是五年。”这五年，香港整个社会及政治气候翻天覆地，都是阿简赌上一切筹备这部电影时始料不及。



《白日之下》剧照。

最怕消费受害者之痛

“我一直最担心的是怕消费了任何在真实事件中的受害者，我不是想将他们的痛苦变成一个gimick，到底要怎样去承载他们的痛苦再呈现出来。这件事我们要特别注意。”

众所周知，监制尔冬升有两位影帝哥哥，其中一个就是《白日之下》的男主角，即是在老人院装傻扮懵的姜大卫。（“嘩，我大佬并不是我找的，是他的提议。”在旁边端起咖啡的尔冬升笑吟吟说。）

阿简点了点头，续说：“我们这一代，其实很多导演私下是好朋友，经常约出来喝酒，他拿他的故事出来倾（谈），我又会将选角方面的事情摊出来问。最初是郑思杰和罗耀辉说，大家都很久没看John哥（姜大卫）演这类角色了。我就说，好啊，不如邀请他问一下。”

《白日之下》既有不少香港年轻一代的演员面孔，也有阔别银幕，很久不见的名字，可谓老中青三代演员云集，阵容近年罕见。阿简接著说：“所谓年轻一代，其实都不年轻了，Jennifer（余香凝）已经有两个孩子，还有梁雍婷、周汉宁，他们这几年都在影圈做了很多作品，但他们都愿意来公开试镜。喔，其实就是在这个房间发生。”

这里，是天下一电影的会议室。阿简提到，不只电影剧本反复修改了许多遍，就连选角都花了很多时间。要数难度最高的角色，其实是林保怡。即是戏中涉嫌性侵院友的“院长”章剑华。电影取材自2015至2016年间被香港传媒再三揭露的私营安老院及残疾院舍虐待问题，由于都是轰动一时的社会黑幕，演员多少都有道德考虑。

特别是“院长”这个角色，由于明确影射当年的“康桥之家”院长张健华，阿简坦言，邀请过很多资深演员，结果都被推辞。有些介意自己有家庭，或是顾虑演员形象，不想演出这个角色，唯有尊重。



《白日之下》剧照。

从影三十多年的林保怡，最终接下角色，并且凭此首度入围金马奖最佳男配角。但演员本人都表示，对此角色恨之入骨，一度不敢照镜面对自己。

“当然要很多演员愿意嘞身（投入）演出，但要怎样去拍他们呢？”由于《白日之下》将“剑桥护老院”和“康桥之家”两案为首的一连串事件浓缩为一，剧本既参照现实，亦有一定的改编和杜撰。阿简表示：

“我一直最担心的是，也不断提醒自己和每一个主创单位、演员以至临时演员，怕消费了任何在真实事件中的受害者，我不是想将他们的痛苦变成一个gimick，到底要怎样去承载他们的痛苦，然后呈现出来。这件事是我们要特别注意。”

“我关心的是，可不可以提醒那些善忘的人，其实在他身边还有人活在阴影底下，我们可以做到什么呢？”

为避免造成二次伤害，在筹备剧本的过程之中，他和两名编剧李卓风、唐翠萍都做足功课，找过当年的侦查组记者追问细节。电影本身都是一个漫长的采访过程。“侦查组记者、社工，某些院舍的受害者家属，一些前议员，甚至问过律师的意见。各界都有做研究，想各样东西都问清楚。”

阿简接著解释：“虽然他们并非直接是电影角色的原型人物，但除了一些资讯性的东西，我更著紧的是他们的心路历程，他们的挣扎，如何消化它们再变成剧本，我想那件事是更重要。”

但阿简承认，要在戏剧效果和客观呈现之间取得平衡，其实都有一定难度：“始终不是纪录片，需要营造一些剧场张力。但到最后，我觉得人都是关心人，关心人性、人情。我们怎样重现那件轰动的事，其实是去反映我们作为人，怎样选择、怎样看，那才是最重要。”

“我关心的是，可不可以提醒那些善忘的人，其实在他身边还有人活在阴影底下，我们可以做到什么呢？”



《白日之下》剧照。

与新闻工作者同行

“电影人到底是何去何从？还有没有人会珍惜电影的质素？就等于新闻工作者，我们经常说这是后真相年代，还有没有人珍惜真相？”

从当初无人愿意出钱开戏，到今日扬威台湾金马，《白日之下》不但揽下多项提名，同时获各地影展选中，无疑是今年其中一部回响最大的香港作品。尤其在一片说好香港故事的主旋律里，电影却以历史事件为鉴，揭穿了香港灿烂背后的阴暗故事。

这段时间，阿简与几位主创及演员走访不同城市的影展及放映活动，不无感慨：“虽然这是一个香港故事，但可以连系到世界各地不同的人。他们都有各自的社会问题，会因为这部电影想起自己的家人、朋友。又或者世界各地的传媒，他们都跟我们一样面对著相同挑战。”

护老院缺乏监管，老人政策问题一方面延续至今，但另一方面，《白日之下》仿佛一语成谶，预告了记者之死，传统报刊侦查组的末日。当然，无论是故事里余香凝饰演的热血记者晓琪，还是阿简及编剧团队，他们都不会猜到故事发生的几年之后，莫说侦查组所剩无几，综观今日香港，整个传媒机构都变得凋零萎缩。

这是来得太迟的作品，好像已跟不上今天的政治现实。反而似是追忆著一个已不存在，仍然捍卫新闻自由的时空。与当下的城市气象隔著一道鸿沟。

“所以我自己，偏偏觉得其实是最好的时间完成到这个作品。”阿简沉吟片刻，还是谨慎将“好”字收回去，认真解释：“就算我们作为电影工作者，都面对著很多挑战，现在人人都看网上短片、短视频，十秒的reels那些，有时都会问，电影人到底是何去何从？还有没有人会珍惜电影的质素？就等于新闻工作者，我们经常说这是后真相年代，还有没有人珍惜真相？不是夹硬要两者扯上关系，但我觉得有种互相呼应的共鸣。”

“为何高高在上的人，只要站在一个高位，都会缺乏人性，把人当成数字，当成数据。为什么可以当人只是数字去处理，你怎样能够计算生存的尊严？”

他想了一下，续说：“很多新闻工作者看完《白日之下》会走来跟我说，好像觉得有少少释怀，多谢有人明白他们的感受。我自己从小都被很多电影触动，令我有所共鸣，当我有机会拍电影，都希望自己可以做到。”

活在后真相年代，总有新闻工作者依然牢记格言，新闻是历史的初稿，电影呢？特别是《白日之下》这样一部以真实新闻事件为蓝本的电影。掷下几年时间，将真人真事搬上银幕，再一次痛心疾首，阿简坦言：“我没有一个很具体的答案，但我觉得就是本著我自己的出发点去做，其实我连这个情绪都放了在电影里面，我觉得对，就不要内疚。”故事里，是装疯卖傻的姜大卫轻轻提醒迷失的晓琪，“不要为自己做了对的事情而内疚”。

“我知道自己的出发点是什么就够了。”阿简说。

“我的出发点，不是想用电影重现那一幕。我们见到的新闻片段是一幕。其实还有多少幕，发生过多少次，是无人见到？”

被尔冬升赞赏EQ高和心态稳定的阿简，谈吐都很斯文，但感觉心里都藏著一个会发脾气踢凹汽水机的晓琪。譬如说，提到为何死心不息都要做到这部电影的时候。“有时我自己会想，我们现在有冷气，有这么好的地方做访问，谈电影。但其实有人在临老的时候，可以连基本尊严都没有。”

“为何高高在上的人，只要站在一个高位，都会缺乏人性，把人当成数字，当成数据。为什么可以当人只是数字去处理，你怎样能够计算生存的尊严？我想愈是大城市，愈是贫富悬殊，就会形成这些问题。有时是否制度可以好一点呢？如果可以提出一个问题，可以令到法例，或者整个制度可以改善，令到更多活在阴影下的人可以改善一点，或者起码一些作恶的人不是再因为法律漏洞而继续作恶，这些都是我天真一点的心愿，但究竟是否做到？”

（尔冬升忽然说：“所有政治家都是很天真的。”）“那我乐观过他（尔冬升）一点点。”阿简答道。



《白日之下》导演简君晋与监制尔冬升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今日哪有得选，有我就做

“为何新导演拍来拍去都是这一类写实社会题材？因为没得选。”

认识简君晋这个名字，很多人都可能是从去年 ViuTV 热播的《IT狗》开始。但其实，阿简的电影处女作是 2013 年的《当C遇上G7》，说得好听就是十年磨一剑，阿简说得感慨：“我是隔了很久没拍戏了，中间拍了很多广告，但那些是另一回事。”

直到《IT狗》的出现，他自嘲像是重新“挺著”已经熄了几年的引擎，“当然，电影和电视剧相差很远，电视剧实在痛太多限制，没办法真的当是电影去拍，体力劳动上亦很辛苦，每一场尽量都是拍够了就move on。”

提到他的同辈导演好友像《手卷烟》导演陈健朗、《金都》导演黄绮琳，陈健朗前阵子执导过 ViuTV 的电视剧《那年盛夏我们绽放如花》，黄绮琳则刚刚为台湾电视剧《此时此刻》执导了两个单元，而她的第二部电影《填词撚》预计明年上映。阿简也是，前作《IT狗》赢了不少口碑，目前正筹备开拍续集，似乎短时间之内都不需要停车熄火了。

影视两边走，似乎已成为今日一些香港导演的发展趋势。阿简打趣说，自己当然都想吃“大茶饭”（做大买卖）：“有得拣（挑选）的话，我当然想拍Netflix那些大制作。正如刚才提到，为何新导演拍来拍去都是这一类写实社会题材？因为没得选。”

“能否继续，其实轮不到我选，有我就做。”阿简笑道：“其实我都好想拍《星球大战》㗎。”

[#白日之下](#) [#香港电影](#) [#金马奖](#)

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，未经[端传媒编辑部](#)授权，请勿转载或复制，否则即为侵权。



端傳媒的下一程，需要你的守護。今天就成為訂閱會員，支持我們走下去，支持華文世界不可或缺的深度報導和多元聲音。點擊了解更多[會員計畫](#)